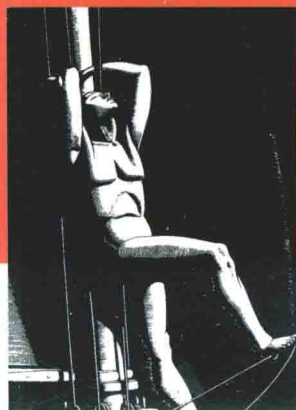


海洋人文
通识系列教材
主编 程继红

General Serial on
Oceanic Humanity



Sixteen Courses on
China's Religion of the Sea

中国海洋信仰十六讲

闵泽平 © 著



海洋出版社

中国海洋信仰十六讲

闵泽平 著



海洋出版社

2017年·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浙江海洋大学海洋人文通识系列读物中的一本。

主要内容：介绍了海神信仰，主要崇拜的对象、他们的演变过程，结合大量的史料、神话传说，为读者抽丝剥茧地厘清了纷繁复杂的海洋信仰脉络。

本书特色：把人文关怀的时代精神作为核心要素，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精神的需要与追求、生命的尊严与尊重作为关注的重要内容，把现代人文精神，现代人文情感，现代人文理想，将进一步成为展示的主要对象。我们希望课程所凝聚的人文精神，更能深入到学生的生命与生活之中，而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或学习。

适用范围：主要适用于高等院校船舶专业的教学用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海洋信仰十六讲/闵泽平著. —北京：海洋出版社，2017.9

ISBN 978-7-5027-9929-8

I. ①中… II. ①闵… III. ①海洋—信仰—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P72②B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29123 号

责任编辑：张鹤凌 张翌嫒

责任校对：肖新民

责任印制：赵麟苏

排 版：晓阳

出版发行：海洋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8号(716房间)开
100081

经 销：新华书店

技术支持：(010) 62100057

发 行 部：(010)62174379(传真)(010)68038093

总 编 室：(010) 62114335

网 址：www.oceanpress.com.cn

承 印：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1.25

字 数：300千字

定 价：42.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发行部调换

总 序

“海洋人文社会科学”这一概念，在国内最早由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提出，并作了充分论述，目前这一概念已为学术界普遍接受。我一直密切关注杨国桢教授有关海洋史学的论著与文章，深为他的远见卓识所折服。我所供职的浙江海洋大学，是一所海洋特色非常鲜明的高校。2009年我担任学校图书馆馆长期间，决心将海洋古文献与沿海地方文献作为特色馆藏来建设，旨在为我校的海洋史与海岛史研究提供较好的文献储备。在从事这项工作过程中，我真仿佛进入到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作为一个专门领域的文献，其丰富程度大大超出我的预计，文献越搜越多，可谓层出不穷。2012年，我调任学校教务处处长岗位，发现涉海专业数量占我校全部专业数量的70%以上。在对全校一百余门人文通识课程进行梳理之后又发现，我们开设的海洋类人文通识课程屈指可数，这显然与我校海洋特色不相称。基于这种现状，一方面我们大力推进校级人文通识课程的梳理与整合，力求全局改观；另一方面组织校内外师资力量，通力合作，建设具有浙江海洋大学特色的海洋人文通识课程体系，力求重点突破。我提出要推进海洋人文通识教育，首先要做好体系化的顶层设计，其次要开辟操作性强的实施路径。为此，主要围绕以下三个层面有序展开。

第一，海洋人文意识与观念层面。海洋意识教育，是对海洋价值、

海洋权益、海洋战略等观念层面的教育。长期以来，国家非常重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海洋意识教育推广，我校是国家海洋局“全国海洋意识教育基地”最早挂牌单位之一。为此，我们整合资源，组织力量，专门开发建设了“大学生海洋观”慕课。该课程要求人人必修，并对学分作了硬性规定，学业合格者颁发“浙江海洋大学海洋观教育结业证书”，以此作为我校大学生海洋意识教育的“身份证”。同时，该课程还通过网络课程平台，面向全国四百余所高校推广。

第二，海洋人文知识与精神层面。海洋人文知识与海洋精神是在漫长的海洋历史发展与海洋文明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的人文知识系统与一种精神境界。中华文明的形成，是海陆文明交互作用的结果，海洋文明也是中华文明的基因之一，这已成为学术界共识。

中国古老的地理文献《禹贡》早已有关于海洋与海事的记载，而《山海经》已然将“山”“海”作为两个最具符号意义的地理形象并置。先秦诸子对于海洋各有关怀与想象，孔子在《论语》里甚至表示要将海洋作为他隐居的理想场所；庄子在《逍遥游》中进行了早期中国思想史上最为壮观的海洋哲学思考与审美追求；阴阳学派创始人邹衍的“大九州观”，是我国古代具有海洋开放型地球观的创发性思维。

秦代，秦始皇“灭六国”之后，在南方设置桂林、南海、象郡，中原政权控制的海岸线空前延长。秦始皇五次出巡，其中四次行至海滨。汉代，继承秦代四海之祭的传统，武帝前后十次巡海，使蓬莱信仰不断成长，最终形成“会大海气”的封禅思想。与此同时，汉代海洋活动已经非常频繁。当时已经出现了专门从事海上活动的“海人”，因此《汉书·艺文志》中才会著录有《海中星占验》《海中星经杂事》《海中五星顺逆》《海中二十八宿国分》《海中二十八宿臣分》《海中日月彗虹杂占》等与航海

相关的天文文献，此即张衡在《灵宪》中所谓的“海人之占”。

到了唐代，国力强盛，海洋疆域几乎覆盖全部东亚大陆的沿海地区；在政治上不断与海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文化交流规模浩大，海洋贸易空前繁荣，海上丝路不断拓展。宋代政权对外开放的深度与广度都超过前朝，海洋自然知识如潮汐、风讯、洋流、地理等不断丰富，海洋技术知识如航行技术、导航技术、航路拓展等不断进步，海洋人文知识如风俗、信仰、文学、艺术等不断积累与传播，开启了一个新的海洋史阶段。

元代的君主尽管来自草原，但他们依然非常重视海洋经略，改变了单一的漕运方式，创造性地通过海洋航线达成南粮北运，初步形成江海统筹模式；此外，不断加强海外招谕和海外贸易，延展了唐宋海上丝路，推动了众多海外国家与中华本土的紧密联系。明代，虽然实行所谓海禁政策，但郑和的航海成就为当时世界之最，海洋贸易网络也得到进一步扩大。清代，海疆政策总体呈开放态势，在海权海防、海洋贸易、海洋移民、海洋产业、海岛开发等方面，都较前代更具内涵与发展。在这样一个有着极为悠久海洋历史的国家，可以想象其所积淀的海洋人文知识和海洋人文精神是何其丰富与深厚。为此，我们围绕着海洋人文的几个主要方面，有计划、有系统地开展了研究，同时积极走向课堂。

第三，海洋人文实践与能力层面。通识教育的根本是为“全人”的教育。在培养人、发展人、完善人、塑造人，即完成“全人”过程中，通识教育不可或缺。但目前的通识教育，知识化取向比例过重。众所周知，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或认知的，人文学习过程中的人文实践，或者说认知与体验的相互整合、相互支持，对于培养学生的人文感受能力、人文体验能力和人文创造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中国是一个拥有 18000 千米大陆海岸线、6500 多个岛屿、约 300 万平方千米主张管辖

海域的海洋大国。浙江海洋大学位于中国最大群岛——舟山群岛，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为我们的海洋人文实践教学提供了广阔平台。长期以来，我们坚持开展海岛历史文化田野调查、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学习与传承、当代海洋文化艺术的鉴赏与创新等，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具有“海纳百川、自强不息”精神，爱海、知海、懂海、用海的海洋型“全人”。

目前，围绕以上三个层面，我校海洋人文通识教育正在有序推进中。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海洋人文通识教育课程开发与系列教材建设，是建立在广泛深入的海洋人文学术研究基础之上的。我负责的浙江海洋大学“中国海洋古文献整理与研究”团队，在海洋文献、海岛文献、海洋文学、海洋信仰、海洋史等领域，先后获得国家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项目、教育部规划项目、教育部古委会项目、浙江省规划项目等一大批课题，出版了一批海洋文学研究、海岛文献整理著作。与此同时，团队在如何实现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如何做到高深研究俯身为学术普及、如何在学术研究与课程开发之间寻找结合点等方面，也做了一些有益探索，以冀臻于科研与教学融合、项目与课程融合、成果与教材融合的理想之境。目前这套海洋人文通识系列教材，便是我主持的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海洋古文献总目提要”的阶段性成果之一，也是我们将科研成果有效转化为教学资源的初步尝试。

海洋人文通识教材的“系列”，其实是一个开放体系。其开放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我们组织的海洋人文通识教材编写，不仅立足中国，同时放眼世界的海洋人文历史与发展；随着新课题拓展、新成果出现与新课程开发，我们将会不断增加新品种的教材，如“海上丝路”“海洋渔业”“海岛文化”“海国游记”“海洋美学”“海洋人类学”“方志海洋”“海洋剪纸技艺”“海洋绳结技艺”“海洋船模技艺”“渔民画技艺”“海洋文

化田野调查与方法”等，这次出版第一辑，今后还将出版第二辑、第三辑……为了保证选修课程与教材质量，我一直信奉大学选修课的开设一定要以教师科研成果为基础的理念，否则容易沦为学生厌恶的“水课”。为此，我们将谨守宁缺毋滥的开课原则，成熟一门开设一门。经过几轮讲授之后，再来修订完善教材……在不断锤炼的过程中，这些课程终有一日会成为“金课”“老虎课”。

海洋人文通识教育，不仅仅是一种从陆地本位向海洋本位转换的历史文明观教育，还是一种精神、胸襟与情怀的世界观教育。从自然科学角度看，迄今人类已研究过的海洋面积不过 10%；而从人文科学角度看，我们对于海洋人文的挖掘、梳理、研究与学习，也还处于起步阶段。希望这套系列教材，能够帮助我们接近、认识和热爱海洋。

程继红

2016 年 4 月

前言

海洋信仰的研究园地，一直颇为沉寂。其重要原因之一，即在于海洋信仰很难确立自己的专属区域，宗教学、民俗学、神话学乃至政治学时常渗透掺杂其间，大有陵辄瓜分之势。这是本书开篇就要讨论信仰的哲学范畴的缘由。另一个原因，则表现为海洋信仰的范围亦很难划定。如果我们大致将其信众分为航海者、滨海民众与从未见过大海的内陆人士三个类群，那么这三个类群对海神的诉求所出现的分歧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特别还要指出的是，这些类群向之祈祷的神祇，究竟在何种标准下才能被统一归属在“海神”这一共属概念之下，无疑更为棘手。

国人普遍所具有的泛神化的趋向，使神祇的来源极其复杂，似乎随时随地都可以生成新的神祇，或者赋予旧有的神祇以新的使命。这样一来，除那些盛行于滨海地区，并且长期显灵于海上，同时还承担着安澜重任的神祇之外，还有许多偶尔客串至海上的庇护神也受到了航海者的诚惶诚恐的敬奉。这些被临时召唤而来的神祇往往早已在内陆树立了自己显赫的威名，也早已拥有了自己固定的神域，现在既然很偶然地闯进了茫茫大海，那么能不能将它们也认定为海神呢？

从这些疑问中我们不难看出，海洋信仰领域延伸的触角之所至，主要由海神信仰的触角长度所主导。虽然海神信仰并不能被等同于海洋信仰，涉海传说、祭海仪式及航海禁忌等也是海洋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与

展现形式，但航海禁忌、祭海仪式乃至涉海传说之所以兴起与兴盛，终究是建立在海神的赫赫神威之上。倘若海神没有拥有令人无比敬畏的不可思议之神力，那些庄重而复杂的祭海仪式、零碎而不可诉诸理性的航海禁忌与充满想象力的涉海传说，都会失去生存的根基，如无木之本、无源之水。这也是本书主要围绕海神展开的理由。

在中国诸多海神之中，历史最悠久、影响最深远的应该是龙王信仰。龙王信仰的根深蒂固，与华夏民族对龙的崇拜及由此形成的皇权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尽管不少学者反复强调，佛教进入中土时所一同引进的海中之龙王才是海龙王信仰迅速普及的重要诱因，他们甚至还提出了一些慰藉我们民族情绪的观点以争取更多的支持者，比如他们主张天竺本来没有龙，后来中土谈龙谈得多了，天竺等地也就有了龙，然后将龙升格为龙王送归中土；好比我们所熟知的《般若心经》，一种大胆的猜测也是主张先有玄奘法师向壁虚构，然后翻译成梵文，携带至天竺而盛行，最后又由梵本回译。这样一来，事情虽然变得复杂起来，我们却乐见其成。

不过，龙王与大海的关系可能远比我们所能想象的更为脆弱，那些大陆深处四处遍布的龙王庙会彻底颠覆我们固有的某些观念。古老的农业大国，其根本何在？在于应时而充沛的雨水。谁掌管着雨水，谁就会在这个古老的国度拥有不可动摇的地位。龙王信仰之所以在中土根深蒂固，固然与图腾有关，与皇权有关，但更与古老民族的生存之根基息息相关。至于拥有甘霖的龙王如何与海洋发生关联，普遍的说法是人们很早就意识到了龙王是从海上腾起，然后开始行云布雨。大海是龙的兴起之地，也是其驻蹕之地。不过，这里的大海终究只是龙王的大海，不是民众的大海，它与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所接触的大海并不在一个层面上。

作为龙王存在背景的大海，简单讲来，我们不妨将其理解为一个想象的、玄幻的存在，这也正是古老的中国包括那些最杰出的精英人士对大海的普遍印象。他们反复提及大海，也不遗余力地吟诵大海，但很多人从来没有见过大海——当然也有一部分人想象过大海并见到了它，或许还真正喜欢大海，但仅仅是见到与喜欢而已，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去了解大海，更不用说去征服大海。他们没有做过水手的梦，大海对于他们而言，充其量只是一个抒情的对象。

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许多学者并不认同龙王在海神信仰中的至尊地位。他们主张女神妈祖才是古代中国最正宗、最纯粹同时也是最有影响的国家级海神。这种说法的依据在于，主管航行同时兼顾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神灵妈祖，服务对象主要是渔民及其他航海者——尽管后期的妈祖庙也深入了内陆，但那也是追随着海商的足迹；而主管降雨同时肩负扶持社稷重任的龙王，所面对的是以农业为根基的整个王朝。也就是说，妈祖是海洋人塑造出来的并主要服务于海洋人的神祇，其基本职责是安抚与拯溺，因而属于航海时代；而以行云布雨为己任的龙王，仍然属于农业社会。我们所注意到的现象是，随着航海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元代以来的海运与明代以来的下西洋、使琉球及清代的海战等事件的发生，使妈祖的地位扶摇直上。

妈祖身上的海洋气息纯净且浓厚，不仅是与龙王相比如此，与晏公等客串海神的内陆水神相比亦是如此，甚至与那些声名远播、拥有无数信徒的神祇如南海观世音菩萨相比也是如此。毫无疑问，妈祖信仰在传播的过程中曾经借助过观世音菩萨的力量——如假托为观世音菩萨的门徒甚至假托为其化身，但这丝毫不影响其存在的独立性。无论是龙王还是观世音菩萨，它们影响的确立并不是主要在滨海地区，或者说，滨海

地区只是其势力范围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分灵处，哪怕大海是它们的龙兴之地与道场之所在。

因此，当我们确定以海洋信仰为目标而探究这些影响无所不在的神祇时，我们所关注的仅仅是它们与海洋发生关联的那一部分或那些属性。至于妈祖，我们则必须要关注它的全部了。也正是因为如此，在海洋信仰研究领域，妈祖研究的兴盛是其他神祇研究所遥不可及的，将妈祖信仰作为海洋信仰研究的旗帜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我们也欣慰地看到，关于妈祖的起源、演变、传播及文化、宗教、民俗等各方面的意义，都得到了深入的阐述。本书之所以三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围绕着妈祖展开，也正是基于上述事实。

本书由浙江海洋大学教材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本教材由鲁林华老师协助完成。

目 录

第一讲 海洋信仰	1
第二讲 海神信仰	21
第三讲 四海龙王	42
第四讲 妈祖信仰的起源.....	63
第五讲 妈祖信仰的形成.....	85
第六讲 妈祖信仰的演进.....	105
第七讲 妈祖信仰的传播.....	123
第八讲 妈祖信仰的研究.....	148
第十讲 潮神伍子胥	169
第十一讲 水仙信仰	194
第十二讲 临水夫人信仰.....	216
第十三讲 南海观音	236
第十四讲 南海海神	256
第十五讲 地方海神	276
第十六讲 海神祭祀	301
参考文献	322

一、信仰与宗教

什么是信仰？这是一个看起来毋庸讨论而事实上却难以回答的问题。正如我们经常所使用的那些概念，似乎人人都灵珠在握，以为准确而清晰地了解了它的涵义，并以此为基础而展开了诸多的争论。而随着讨论的深入，人们却尴尬地发现，争论的起因即在于对基本概念的理解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在对基本概念未能达成一致的前提下，一切的争论都显得那么无足轻重。这也正是我们明知难以给“信仰”一个普遍接受的定义，却又不得不努力尝试的重要原因。促使我们对“信仰”的概念产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它似乎就在我们伸手可及的地方，只要前进一步就能到达胜利的彼岸，尽管无数次的失败证明这只是一种幻觉，但我们依然无法抵挡这种诱惑。

当问题一旦变得纷繁复杂的时候，我们的本能反应是追溯其本源。“信仰”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对于它的追溯无疑是极其艰难的，它可能使我们陷入另一个泥沼。如何证明这一现象而非那一现象是“信仰”的原初形态？首先必须对作为考察对象的现象进行初步的界定。逃避循环论证的最简捷的也是最有效的方式，是把“信仰”作为一个语词去考察。这个语词的正式出现，一般而言，意味着人们对于这种现象的考察达成了一致。遗憾的是，这个词语的普遍使用，最早是出现在中古以来的佛经中，如《佛说众许摩诃帝经》中“王及眷属倍生信仰”^①、《大方广佛华严经》中“一切仙人殊胜行，人天等类同信仰”^②、《大宝积经》中“于如来所倍生敬重信仰之心”^③等，这使它的意义大大削减，或许只

① 法贤，佛说众许摩诃帝经[A]，卷十二，大正藏[C]，第3册：971中。

② 实叉难陀，华严经[M]，第1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261。

③ 玄奘，大宝积经[A]，卷三十五，大正藏[C]，第11册：198下。

是从某种程度上昭示了它所具有的强烈宗教色彩。

“信仰”是因为“宗教”才为我们所熟知，因此在某个阶段或某些学者那里，两者的关系是极其亲密的，甚至在一定限度上可以等同。德国学者拉辛格在研究基督教时曾指出：“我们可以这样说，基督教的核心就是，它是一种‘信仰’——这不是自明的。我们常会不假思索地假设，‘宗教’和‘信仰’总是一回事，并且每个宗教都会被认为是‘信仰’。”^①大凡一种宗教，都必须以信仰为基础，在宗教的诸元素之间，如宗教观念、宗教体验、宗教行为、宗教制度等，联系的纽带就是宗教信仰。没有无信仰的宗教，不过，每一种信仰未必都是宗教，或者说存在着无宗教的信仰。一种比较大胆的猜测是，宗教终究是一种历史现象，它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是有时间限制的，而信仰却是永恒的，打破了时间的约束。

二、信仰与主张

在“宗教”之后，“信仰”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的表现，是“主张”的风行。维特根斯坦不赞同信仰的宗教色彩，认为“信仰是我们对世界采取的一种态度，然而这种态度不是随便适用的。我采取这种态度是因为我把它看成考察事物的正确的方法，它脱离了我的感觉或愿望。而且这是一种用永恒的观点看待事物的态度，而非仅仅是暂时性的”。^②在他那里，信仰被理解为一种坚定的世界观，这种坚定的世界观，近代以来通常被理解为“主张”。当《辞源》将“信仰”定义为“对某种宗教，

① 约瑟夫·拉辛格。基督教导论[M]。静也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11。

②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关于宗教信仰的讲演[C]。胡景钟，张庆熊译。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39。

或对某种主义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时，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是对近代思潮的典型回应。这种微调避免了将“信仰”等同于“宗教”所带来的狭隘，但其缺陷依然没有得到及时弥补。

无论是将信仰视为对某种宗教还是某种主张的信服与尊重，本质而言，这都是将信仰视为次生性的。也就是说，信仰被理解为“宗教”与“主张”的产物。但当我们对宗教现象进行细微考察时，我们不难发现，即使“信仰”不是先于宗教而存在，或者说是宗教产生的基础，至少它也是宗教的共生体。如果二者可以割裂，那么它们的共生关系也是起源于共栖关系。就个体而言，弗洛姆甚至认为信仰是与生俱来的。“要认清，信仰是一个人的基本态度，是渗透在他全部体验中的性格特征，信仰能使人毫无幻想地面对现实，并依靠信仰而生活。很难想象，信仰首先不是相信某些东西，但如果把信仰看作一种内心的态度，那么信仰的特定对象就是第二位重要的事了。”^①

在这里，信仰被提升为自我存在一种展示。提升意义就在于将信仰与经验、知识、理性区别开来，因为将“信仰”微调至“主张”范畴的时候，最常见的偏差就是把“信仰”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正如美国学者弗洛姆所强调的那样，一般情况下，“信仰”是一种心灵状态，无需诉诸经验或求证于知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强调说，信仰是“指在无充分的理智认识足以保证一个命题为真实的情况下，就对它予以接受或同意的一种心理状态。信仰显然是一种由内省产生的现象，它或者是一种智力的判断，或者如18世纪苏格兰不可知论者D·休谟所主张的，是有别于怀疑感觉的一种特殊感觉。信仰因其肯定的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别，

^① 弗洛姆. 为自己的人[M]. 孙依依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8: 181.

如推测、意见或坚信。只有在对信仰者来说一个命题显然是真的时，信仰才能变成知识。”^①

三、信仰与命题

对于上述定义而言，最醒目的特征在于“信仰”的对象被限定为命题。“信仰”表现为对某一命题的真实性的认同，而不是对某人或某事的信奉。所谓命题，在这里是就逻辑涵义而言，指用以表达判断的语言形式，即由系词把主语和宾语联系而称。因此，在形式上，这里的信仰通常表现为对一种陈述或判断而非仅仅对客体的尊崇。这也就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进一步所诠释的“相信某人或相信某件事，与相信某一命题是真实的，是基本上不相同的两回事”。在一定意义上，信仰对象的限定有助于我们确立信仰的本质。

其次，作为信仰对象的命题应该是真的，虽然我们无法证实这一命题，至少在表现形式上它理应如此。“至于信仰的定义，我只想说，它是我们对于表现为真或实在的任何命题所采取的一种态度，并且带有按这个命题而行动的倾向”。^②值得注意的是，表现形式上为真的命题，未必就一定是真命题，表现为真命题与事实上为真命题，也是两回事。

显然，《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信仰”带有浓厚的“知识论”的倾向。这种注重细致分析的思维方式，使它看起来极为严谨，但对于“信仰”这样一个超越经验的概念而言，却具有先天不足，这在于它试图把一个本来无需用理智来克服的对象纳入理性分析的范畴。一方面，它强

^①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Z] 第八卷.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659.

^② 霍尔特. 新实在论[M]. 伍仁益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276.